

美国对华科技遏制与美欧跨大西洋合作

○孙海泳

摘要: 基于战略传统、全球产业链的布局状况及与部分欧洲国家存在战略共识, 美国政府在发起并扩大对华科技遏制的进程中竭力动员其欧洲盟国协同其实施对华科技施压。由于部分欧洲主要国家对美国的战略意图存在疑虑, 在新兴技术领域提升自身影响力的过程中并不愿深度介入美国对华科技遏制。但不可避免的是, 中欧科技产业合作会因此而受到负面冲击。同时, 欧洲国家为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提升本地区技术实力的发展态势, 将给中欧科技合作带来新的挑战与机遇。

关键词: 中美科技冲突 跨大西洋合作 美欧关系

DOI:10.19709/j.cnki.11-3199/f.2020.08.016

2018年3月以来, 特朗普政府通过在对华经贸摩擦中附加涉及科技政策条款、加强对华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强化外国投资审查制度、限制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美市场空间并予以执法打压, 以及在人员交流层面限制对华知识转移等方式, 发起并逐渐扩大对华科技遏制。此间, 美国政府竭力动员其欧洲盟国与之协调政策。美国的这一战略动向将对中欧科技产业合作以及我国的国际合作产生影响, 应积极有效应对。

一、美国利用跨大西洋合作推进对华科技遏制的战略动因

由于英美特殊关系以及北约等双边、多边联盟资源一直是支撑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战略资源, 加之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全球产业链布局特征以及美欧在国际经济与地缘政治领域存在一定的战

略共识, 特朗普政府意欲借此动员其欧洲盟国加入其对华科技遏制联合阵营。

(一) 联盟体系是美国对外战略的主要依托

由美国主导北约(NATO)为核心的跨大西洋合作机制是美国赢得冷战的主要战略依托。冷战结束后, 美国继续以北约为战略依托, 维持其对欧洲地缘政治格局的主导地位。在中欧科技产业合作不断深化以及中国在欧亚地缘经济版图中影响力不断上升的态势下, 尽管在国际制度、盟国义务分担等领域, 美国与德国、法国等欧洲主要盟国矛盾不断, 但基于实用主义的战略立场, 美国政府试图利用北约等合作框架, 动员其欧洲盟国配合其对华科技遏制进程。

在奥巴马执政时期, 美国政

府曾试图将重心转向或再平衡到亚洲, 但未将中国列为北约关注的议题。相反, 华盛顿寻求达成一项跨大西洋协议, 让欧洲盟国在欧洲承担更多的重任, 以促进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政策。特朗普政府则推动北约将中国问题作为关注重点, 并不断地警告盟友需警惕中国的技术影响, 尤其是在与华为和5G网络相关的领域。在美国的推动下, 北约达成协议, 将中国列入2019年4月举行的外长会议议程, 当时正值北约成立70周年。虽然美国的东欧盟国首要战略重点是俄罗斯而非中国, 但这些国家愿意通过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以换取美国继续明确支持对俄罗斯的威慑; 而美国在欧洲的关键盟国法国和德国等则有条件地支持美国制定北约关于对华政策的努力。

在此背景下，2019年12月初举行的北约伦敦峰会宣言提出，北约认识到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国际政策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北约需要作为一个联盟共同应对。实际上，在本次会议中联盟内部的分歧从未如此之大。南丹麦大学商业和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林思莫斯等学者认为，北约会议取得了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中国因素，这预示着联盟的一个新方向。虽然北约可能不得不威慑俄国，但俄国没有能力主宰欧亚；相比之下，中国在数字技术、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等领域的影响力上升，并扩展到欧亚大陆乃至更广阔的地理空间，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全球政治格局，由此美国已使北约从默认对中国议题的分歧转变为希望制定一致的中国政策。^[1]因此，美国政府已推动其北约主要盟国将中国议题列为主要的战略关注点。

此后，在2020年2月中旬召开的主要由美国及其西方盟国设置议题的慕尼黑安全会议（MSC）期间，中国议题亦首次成为讨论的热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表讲话声称，在美国面临外部威胁时非常需要强有力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各国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而将电信基础设施让给中国企业^[2]。由于美国政府的推波助澜，以北约为代表的跨大西洋合作平台已成为美国构建对华科技围堵大同盟的重要着力点。

（二）强化对中国高科技企业海外市场空间的战略阻隔

海外市场空间是我国高科技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由于美国市场准入的限制，我国在信息通

信产业的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欧洲。特别是在网络通信设备等数字技术设备市场，中企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欧洲供应商诺基亚和爱立信在向5G转型方面相对落后，而华为等中企在欧洲享有广阔的市场空间。2003年以来，华为一直参与英国的通信网络建设，并将助力英国的5G设施升级进程。

美国进一步限制和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需要欧洲盟国的配合。美国已与罗马尼亚等冷战后加入北约的新成员国达成共识，企图将华为等中企隔绝于这些国家的新一代网信基础设施之外。虽然英国首相约翰逊曾一度决定限制而非禁止华为在英国5G网络中扮演的角色，但由于美国政府不断加大施压力度以及香港局势等因素的影响，英国政府于2020年7月宣布将在年底停止采购华为设备，并将逐步替换本国网信设施中的华为设备。当然，待2020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后，根据美国国内政局的变化，英方未必能够全面落实这一政策，但目前英国的政策宣示有可能导致部分欧洲国家的效仿。

（三）美欧在对华科技产业政策领域存在一定共识

美国政府协同盟国参与其主导的对华科技围堵联合阵营的基础是美欧存在共同或相近的对华战略认知。这使得美国政府不会放弃并频繁地向盟国施压，以使之配合美国政府所发起的对华科技遏制。

事实上，由于部分欧洲国家在高科技产业领域与我国存在竞争关系并在关键性基础设施领域存在安全顾虑，其已逐渐调整针

对中国的外资并购以及与信息通信设备相关的市场准入政策，美的集团2016年收购德国机器人制造商库卡遇阻即是一例。目前，欧洲多国以及欧盟已启动或改进新兴产业战略与外资审查制度。2019年初德国政府启动《2030年国家产业战略》，规定鼓励德国或欧洲企业收购关键技术公司；在“特殊情况”下，必须允许国家将这类企业部分国有化以避免被外国投资者收购；设立投资基金以支持国家收购。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的保守派基民盟成员、德国经济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表示，德国需要创建新的“国家和欧洲冠军企业”，以便与中国和美国竞争，^[3]并声称新的产业战略是要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中生存。这个世界正日益分裂为3个主要的经济集团：欧洲、亚洲和美国。在这三大集团中，德国可能沦为被动的旁观者并成为他国的工厂。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政治盟友曼弗雷德·韦伯已多次表示，欧洲关键行业必须得到更好的保护，以免被外国特别是中国企业收购^[4]。

与此同时，在区域层面，欧盟委员会于2019年4月批准了《投资审查条例》。这是一项监督非欧盟国家对战略企业资本投资的机制，将于2020年10月生效。这种变化反映了欧盟将大国竞争放在首位，并将产业政策、数字议程和全球治理之间的联系视为这场竞争的关键因素。

欧洲国家针对中国的科技产业政策变化使得美国有可能动员这些国家强化对中国企业的战略围堵，并助力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的扩展。在此基础上，美国正借

力跨大西洋合作，在更大范围内强化对中国的经济与科技施压。2017年12月，美欧日三方贸易部长宣布将加强三边合作，以应对包括补贴和强制技术转让在内的不公平的扭曲市场和保护主义做法。此后，三方寻求通过制定更严格的WTO产业补贴规则，重点关注导致严重产能过剩的非市场化政策和做法，并已举行了五次会议。2020年1月14日，三方发表声明称，已就《世贸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的修改要点达成一致，制定了补贴和反补贴税规则，以抵消受补贴的外国商品。三方重申反对强制技术转让，并力争在这一问题上争取他国支持，如协调他国改革出口管制和国家安全投资审查制度^[5]。

二、美国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

尽管欧洲部分国家政府官员、战略界和产业界人士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美国的对华科技产业政策，但由于中欧在高科技产业领域的合作利益、欧洲国家对美国的战略动机存在质疑等因素，美国协同欧洲国家共同强化对华科技施压面临诸多制约因素。

（一）美国扩大对华科技遏制有损欧洲发展利益

美国扩大对华科技遏制特别是将欧洲拉入对华科技遏制的阵营，不仅将对中欧双边政治与外交关系造成冲击，而且将对欧洲基础设施升级与欧洲企业运营收益产生负面影响。

一方面，美国扩大对华科技遏制，将欧洲拉入对华科技遏制的阵营将影响欧洲的基础设施升级进程。与美国不同的是，此前华

为等中企已深度参与英国、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的网络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若将中企排除在网络通信基础设施以外，将需替换一些现有的硬件和软件，不仅将增加巨额成本，而且将迟滞欧洲新一代网络通信基础设施升级进程，有可能制约欧洲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全球竞争力。

另一方面，中国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市场规模对于欧洲企业极具吸引力。美国试图将欧洲拉入对华科技遏制的阵营将影响欧洲高科技企业的出口收益，而且欧洲国家深度参与美国对华科技遏制将对相关国家的对华双边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并会进一步影响其与中国在经贸、投资等领域的合作关系。因此，相关欧洲国家特别是在对华经济合作中利益关切相对较大的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在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的发展进程中，仍持相对谨慎与中立的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将华为等多家中国高科技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但由于中企的供应商遍及全球，只要不超过美国出口管制条例所规定的美国技术含量上限，美国以外地区对中企的技术与产品出口就可以继续。特别是许多欧洲国家，可以成为中国在美国之外的高科技零部件的替代进口国。在此背景下，2020年初，美国政府开始考虑进一步调整出口管制政策，试图控制从第三国出口到受控目的地的含有美国技术的产品。与此同时，不少制造商意识到，只有当其出口产品涉及的国家安全部分（即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安全原因管制的部分）的25%以上属于来自

美国的技术与产品时，美国的出口管制制度才适用于这些出口产品^[6]。然而，美国政府于2020年5月将华为利用美国技术而设计生产的芯片纳入美国《出口管制条例》的管控范围，意味着凡是使用美国技术的供应商均会受到美国出口管制法律的制约。这不仅已对全球半导体产业链造成冲击，而且这一态势意味着美国对中企的施压几无下限。随着美国对中企制裁范围的扩大，作为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技术与核心部件供应商，许多欧洲企业将因美国不断升级对华科技遏制而蒙受严重损失。

2020年2月初以来，特朗普政府已试图禁止通用电气（GE）和法国赛峰（Safran）向中国出售民用客机的喷气发动机。如果美国政府兑现这一措施，实际上是暂停了中国开发以通用电气/赛峰发动机为核心设计的国人民用客机的计划，那么美中经贸摩擦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性质。尤其是因此而利益受损的法国赛峰公司将会推动法国政府与中国的既定合作议程。因此，美国政府对华科技施压的升级，以及由此对欧洲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强化欧洲国家对美国升级对华科技遏制的制约效应。

（二）欧洲主要国家对美国的战略意图存在疑虑

尽管部分欧洲国家对于中国科技产业的竞争态势以及所谓的中国出口设备的“安全性”问题的关注度上升，在对华科技政策领域与美国存在一定的战略共识，但诸多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英国等主要欧洲国家对美国动员欧洲加入其对华科技遏制阵营保

持警惕与疑虑。

首先，部分欧洲国家质疑美国承诺的可信度。目前，美国政府仍难以采取令欧洲盟国信服的方式说服其相信美国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并有能力为其在中国网络通信等设备之外提供可行的替代选择；难以让部分主要欧洲盟国相信与华盛顿走得更近的好处大于疏远中国的风险。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曾建议美国政府通过收购华为在欧洲的竞争对手诺基亚或爱立信的控股权，以迅速向欧洲市场提供在华为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但巴尔也承认，美国政府对华为的不满不仅是出于风险考量，而且包括防止中国主导未来数字经济。这会加强盟国的怀疑，即美国的立场实际上是为了保持其自身的技术领导地位，而非为了保障合作伙伴的利益。因此，大西洋两岸出现了分歧，许多国家夹在美中之间，美国是其主要的安全盟友，而中国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7]此外，特朗普政府在中美经贸摩擦进程中的实用主义风格和交易式手段，使得欧洲盟国对于美国的政策立场的可靠性与可信度存疑。

其次，部分盟国也对美国深层战略动机保持警惕。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泄密事件，以及Facebook和苹果等美国公司的监控丑闻都表明，美国的欧洲盟国难以逃避美国利用技术优势所实施的监控。《华盛顿邮报》披露，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政府都信任一家位于瑞士的Crypto AG公司，让其保障本国的机密通信安全。这家公司先后向120多个国家出售设备，但该公司实际上

由美国中情局(CIA)与西德联邦情报局(BND)秘密持有。这两家机构操纵了该公司的设备，以便其可轻易破解各国用来发送加密信息的密码。在这一行动中，德方对美国监视除最亲密盟友以外的所有盟友感到吃惊。美国的目标包括北约成员国西班牙、希腊、土耳其和意大利。冷战结束后，重新统一的德国面临着与冷战时不同的敏感问题和优先事项。德国方面担心，如果其参与这一监视活动被披露，将会引发欧洲的愤怒，并导致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后果。其后，德方退出了这一行动，而中情局买下了德方的股份继续这一行动。随着加密市场从硬件转向软件，Crypto很难保持其市场地位。而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注意力也逐渐转移到如何利用谷歌、微软、威瑞森等美国科技公司的全球影响力获取情报。2018年，Crypto公司的剩余资产被拆分和出售，中情局也退出这一监控行动^[8]。值得注意的是，自斯诺登事件之后，各国对通信系统中美国产品与组件的警惕性提高，而中国华为在网络通信领域的市场份额则逐渐上升，从而使得美国对他国实施监控的能力与效果受到制约。因此，尽管美国政府竭力渲染华为的“安全威胁”，但其深层动机仍会受到诸多欧洲盟国的质疑。

再次，特朗普政府的反全球化政策、对欧贸易争议与转移联盟负担的政策立场稀释了联盟的内聚力。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先后退出美国政府曾于2016年4月签署加入的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伊朗核协议等国际条约

与制度。美欧在双边贸易领域的争议亦未能得到妥善解决，特朗普有可能兑现其发出的对欧洲汽车征收关税的威胁。在联盟内部的相互协作与义务分担方面，欧洲国家对美国亦多有诟病。2019年10月，特朗普政府突然决定从叙利亚撤出美国军队，而未事先提醒那些深感不安的欧洲盟国。此外，特朗普政府强压欧洲盟国分担驻欧美军军费亦引发欧洲盟国的不满。由此，大西洋两岸的信任一直在不断受到侵蚀。在2020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国防部长埃斯珀、国务卿蓬佩奥等竭力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但在为期3天的会议上，美国的大多数警告都被置若罔闻，所有关于中国的讨论都透露出美欧在谈及中国时使用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可见，制定一个跨大西洋议程应对中国的崛起将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9]。

(三) 美国的战略意图有损欧洲的技术追求

为维护欧洲在新兴技术领域的竞争力与话语权，欧洲需要采取相对中立的科技产业政策。与冷战时期不同，当前全球大变革时代的中美欧均无法从世界经济与全球产业链中独立出来，中国不仅是西方最重要的消费市场之一，更是复杂的国际供应链的一部分，中美两者无法分割。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但这一作用是发生在开放的基础上。当前美国在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也是在技术、市场和投资的开放格局中形成的，来源于科学家的合作、市场投资和全球社会的支持，而战略技术更是必须通过共享和合

作才能达至兼容并蓄，为全人类服务^[10]。

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的发展态势及其对欧洲的影响凸显了技术竞争的高风险本质以及欧洲面临的挑战。

虽然迄今为止的技术竞争主要存在于中美关系之中，但欧盟方面的立场日益明确。欧盟委员会呼吁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拥有技术主权，表明当前的全球科技竞争并非仅是一场中美之间的双向竞争。欧洲大学研究所罗伯特·舒曼高级研究中心主任布里吉德·拉凡认为，当中国的力量正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不断增长之际，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战略已经撕裂了西方，削弱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而随着争夺权力和影响力，中美关系将变得越来越有竞争性。在此形势下，除非欧洲仍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行为体，否则它将成为一个全球竞技场。因此，欧洲需缩小其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技术差距，还须评估如何在多边体系的不同领域与盟国关系的最佳定位^[11]。

与一些美国公司甚至中国公司相比，欧洲的科技公司担忧其处于一种“技术寡头依赖”的局面。特别是面对美国和中国的技术进步，欧洲在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领域的第一波竞争中失利，这种部分是由欧洲自身造成的问题可能会迫使欧洲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作出选择。或许正基于此，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敦促欧洲从美国科技巨头手中夺取对其数据的控制权时，也支持提升欧洲在数字技术领域的影响力以及加强与硅谷的竞争^[12]。欧盟及其成员国目前

正在启动一系列计划，以克服这一差距。在此背景下，欧洲国家深度介入美国对华科技遏制对其提升技术竞争力的努力有害无益，因此，其深度介入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的意愿受到制约。

三、发展前景

尽管美国试图动员欧洲的盟国追随其对中国科技遏制的总体布局，但由于美国的这一战略企图存在内在缺陷，实施效果有限。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尚难以联合其欧洲盟国构建立场一致的反华科技统一战线。与此同时，中欧在科技产业领域的合作深度将会受到制约，特别是中国高科技企业对欧投资将会受到进一步限制，而包括华为等网络通信产业领域的中企在欧洲的市场空间难以显著拓展。在欧洲亦强化其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全球影响力的趋势下，中欧科技产业合作将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

（一）美国政府难以构建稳固的对华科技遏制统一战线

鉴于动员欧洲盟国参与其发起的对华科技遏制面临多重制约因素，美国在短期内难以构建协调一致的对华科技遏制统一战线。对欧洲主要国家以及欧盟而言，在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的发展进程中保持相对中立的地位，不仅有利于维护中欧关系的良性发展，分享中国发展所产生的新机遇，而且有助于维护和提升欧洲国家在新兴科技竞争中的地位。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研究报告认为，美中之间的竞争不仅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几年的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结构，而且将影响跨大西洋关系乃至欧

洲的统一；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崛起，或再次崛起，恰逢技术及其社会和全球影响（尤其是地缘政治）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尽管欧洲和美国在对华科技产业政策领域分歧有所缓解，但一些深层次的分歧依然存在；欧盟不会参与超级大国竞争，其对中国政策亦不会与美国相同，更大可能是探索一种新的路径，从而在美中竞争的格局中发挥重要的平衡作用。^[13]

与此同时，欧洲主要国家在美国对华科技遏制中采取务实立场，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缓解其对所谓技术安全问题的关切。虽然在信息通信基础设施领域，欧盟和英国的目标都是要避免对高风险供应商的依赖，并将促进供应商的市场多样性和技术解决方案作为一项长期风险缓解战略，但伦敦和欧洲各地的决策者似乎已经得出结论：与通过使用华为生产的设备迅速发展5G基础设施所带来的潜在收益相比，所谓的安全风险是可以通过明智的措施加以控制的。因此，欧洲国家在中欧科技产业合作领域的务实立场，将会制约美国利用跨大西洋合作升级对华科技战的实施效果。

（二）中欧高科技产业合作将面临更大干扰

鉴于美国与欧洲盟国之间存在稳定的合作机制、大体相同的价值观以及相近的战略利益，美国企图利用跨大西洋合作升级对华科技施压会对中欧科技产业合作乃至中欧关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一些安全敏感性较高的网络通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我国科技企业面临的市场门槛将进一步上升。这些影响具

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美国政府对欧洲盟国将会施加更大压力，以促其协同美国的对华科技遏制。例如，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曾表示，英国约翰逊政府关于允许华为继续在英国 5G 电信网络中发挥作用的决定，可能会阻碍英国与美国达成脱欧后的贸易协议^[14]。脱欧后，英国政府希望尽快敲定一项新的美英贸易协议，以缓解民众对英国退出欧盟共同市场的担忧。因此，贸易协议问题是美国诱压英国减少对华科技产业合作的重要砝码。同时，美国政府以华为在其 5G 网络建设中的角色可能被用作所谓的中国间谍机构渗透西方通信基础设施的桥头堡等为由，借助情报共享与安全合作等领域对英国施压。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共和党参议员萨塞发表声明称，既然英国已经接受了华为的国家监控，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就不那么特殊了；而几位共和党高级参议员亦警告称将重新审议与英国政府之间长期存在的情报共享协议^[15]。虽然围绕华为的争论，可能会给英美特殊关系中的国家安全合作造成障碍，但在美国重压之下，中英科技产业与经济合作会面临新的干扰。

其次，美国的主要盟国对所谓的中国科技威胁存在一定的共识，存在进一步协同美国对华战略的政策动机。在 2020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虽然将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列为欧洲面临的主要挑战，但指出欧洲和美国对中国的市场开放、对外高科技产业投资等领域存在相同或相近的政策立场，其分歧

在于如何定义这场竞争^[16]。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则将欧洲国家采用华为的电信设备与所谓的削弱西方的民主价值观、人权相联系，并声称由中国主导 5G 系统将是对非西方的价值观的支持^[17]。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已将中国视为 21 世纪唯一能够与其抗衡或挑战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尽管俄罗斯仍被视为威胁，但其已不再被视为超级大国。因此，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主要是所谓的防止中国的国力超越美国，并试图尽可能地与中国“脱钩”以阻滞中国的进步，尤其是阻碍中国的技术进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认为，美国、欧洲和中国已经认识到，技术既不是文化中立的，也不是没有价值的，技术的发展进程显示了不同制度之间深刻的文化差异，因此，技术带来了文化冲突。对跨大西洋共同体而言，在技术领域制定共同的对华政策可使西方社会免受中国的影响，而价值观是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软实力竞争的核心部分^[18]。在此背景下，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因素将成为美国动员欧洲盟国加入其对话科技战统一战线的重要战略资源，并可能阻碍包括中欧科技产业合作在内的中欧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

再次，部分欧洲主要国家内部存在阻碍对华科技产业合作的政治力量。例如，英国政府曾表示将限制华为在 5G 网络中的角色。但是，包括 4 名前内阁部长和下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在内的英国保守党人士却致信该党议员，对政府允许华为参与英国 5G 网络建设的决定表示担忧，并希望将所

谓的“高风险”供应商排除在外，或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步淘汰，使得英国能够像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那样完全拒绝在 5G 网络中使用华为的技术^[19]。由于英国对华强硬派的政治影响与美国政府的施压影响、香港事态的持续发酵所产生的国内政治压力的聚合效应，促使约翰逊政府作出将停止采用华为设备的决定。

（三）欧洲追求“技术主权” 将为中欧科技合作带来新的挑战 与机遇

为推动欧洲在新兴技术领域的竞争力与话语权，欧盟出台了一系列新兴技术发展计划，并制定资助计划以支持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发展。为了应对人工智能的机遇和挑战，欧盟认为，欧洲各国应当作为一个整体并按照欧盟的价值观发展人工智能。在此背景下，2020 年 2 月 19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人工智能白皮书》。根据白皮书，在接下来的 5 年中，欧盟委员会将关注数字化发展的 3 个关键目标：为人民服务的技术；公平竞争的经济；开放、民主和可持续的社会。白皮书提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研发和监管的政策措施，并提出建立“可信赖的人工智能框架”，试图通过不断实现科学突破，维护欧盟的技术领先地位并确保新兴技术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上，实现为欧洲各国服务的目标^[20]。

欧盟或欧洲国家促进新兴科技及相关产业发展的部分目的在于与美国、中国进行竞争，或者协同美国在新兴科技领域与中国相抗衡。同时，欧洲在新兴科技的应用领域注重价值观因素的倾向，使

得欧美可能在新兴产业的风险识别、技术与安全标准、监管政策等领域能够巩固和扩大共识。由此将对中欧科技与产业合作以及我国抗御美国对华科技遏制造成一定的战略压力。此外,基于欧洲国家进一步促进新兴科技发展的态势,我国可利用在大数据、人工智能领

域的市场与数据规模的优势,扩大与欧盟及欧洲国家在上述科技与产业领域的合作,并进一步针对新兴科技所带来的全球性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共同推进科技全球治理相关议程,扩大中欧在事关双方乃至全人类共同利益方面的合作面。

中欧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与

逆全球化政策倾向方面具有一定的政策共识,在此基础上,可以探索和推动双方在反对保守型的科技民族主义与科技政治化等议题领域的立场交流与政策互动,为保持、积聚与提升中欧科技产业合作的发展动力创造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 [1] Jens Ringmose, Sten Rynning.China Brought NATO Closer Together[OL]. WAR ON THE ROCKS,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0/02/china-brought-nato-closer-together/>.2020-02-05.
- [2]Speaker Pelosi Remarks at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OL]. <https://www.speaker.gov/newsroom/21420-1.2020-02-14>.
- [3]Germany reveals plan to stop foreign takeovers[OL]. Deutsche Welle,<https://www.dw.com/en/germany-reveals-plan-to-stop-foreign-takeovers/a-47371451>. 2019-02-05.
- [4]Björn Alexander Düben.Are the Gloves Coming Off in China-Germany Economic Relations?[OL].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5/are-the-gloves-coming-off-in-china-germany-economic-relations/>. 2019-05-03.
- [5]Dylan Gerstel Jack Caporal.Trade Trilateral Targets China's Industrial Subsidies[OL].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https://www.csis.org/analysis/trade-trilateral-targets-chinas-industrial-subsidies.2020-01-22>.
- [6]William Reinsch, Walk the Line[OL].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s://www.csis.org/analysis/walk-line.2020-02-03>.
- [7]Uri Friedman.America Is Alone in Its Cold War With China[OL]. The Atlantic,<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20/02/us-china-allies-competition/606637/>. 2020-02-17.
- [8]Greg Miller.The intelligence coup of the century[OL].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graphics/2020/world/national-security/cia-crypto-encryption-machines-espionage/>.2020-02-11.
- [9]Noah Barkin.The U.S. and Europe Are Speaking a Different Language on China[OL].Foreign 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2/16/the-u-s-and-europe-are-speaking-a-different-language-on-china/>. 2020-02-16.
- [10] 蔡翠红. 大变局时代的技术霸权与“超级权力”悖论[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14):17-31.
- [11]Judy Asks: Can the West Regain Its Influence?[OL]. Carnegie Europe,<https://carnegieeurope.eu/strategieurope/81076.2020-02-15>.
- [12]Andrés Ortega.The U.S.-China Race and the Fate of Transatlantic Relations[OL].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s://csis-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200113_USChinaTransatlanticRelations.pdf?wAP_dixs27EiMwZ0E76aP5amt2AVlpAJ.2020-01-13.
- [13]Andrés Ortega.The U.S.-China Race and the Fate of Transatlantic Relations[OL].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s://csis-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200113_USChinaTransatlanticRelations.pdf?wAP_dixs27EiMwZ0E76aP5amt2AVlpAJ.2020-01-13.
- [14]Andrew Woodcock.Trump could block trade deal with UK in row over Boris Johnson's Huawei decision, Pence says[OL]. Independent,<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uk/politics/mike-pence-huawei-5g-boris-johnson-uk-trade-deal-us-brexite-trump-latest-a9324086.html.2020-02-07>.
- [15]Robbie Gramer,Lara Seligman.Can the U.S.-U.K. Special Relationship Weather the Huawei Storm?[OL]. Foreign 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1/30/huawei-intelligence-united-states-britain-trump-5g-infrastructure-concerns-digital-espionage-special-relationship-five-eyes/>. 2020-01-30.
- [16]Noah Barkin.The U.S. and Europe Are Speaking a Different Language on China[OL]. Foreign 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2/16/the-u-s-and-europe-are-speaking-a-different-language-on-china/>.2020-02-16.
- [17]GEIR MOULSON.US's Pelosi urges countries to steer clear of Huawei for 5G[OL]. The Associated Press, <https://apnews.com/3935d80b46906ebaa48facd23ea2ecf3.2020-02-15>.
- [18]Andrés Ortega.The U.S.-China Race and the Fate of Transatlantic Relations[OL].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https://csis-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200113_USChinaTransatlanticRelations.pdf?wAP_dixs27EiMwZ0E76aP5amt2AVlpAJ.2020-01-13.
- [19]Matt Cole.Huawei: Senior Tories want Huawei 'ruled out' of 5G plans[OL]. <https://www.bbc.com/news/uk-51424133>. 2020-02-08.
- [20]White Paper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European approach to excellence and trust[OL].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info/files/commission-white-paper-artificial-intelligence-feb2020_en.pdf. 2020-02-19.

【作者信息】孙海泳,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洲研究中心